

【记忆深处】

## 清河碧水寄情深

□于春生

“小清河，长又长，山东是个好地方。青山绿水雨露多，遍野麦黍稻花香。”这耳熟能详的民谣，既是小清河优美景色的真实写照，也反映出山东人民对小清河的无限留恋与热爱。

然而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，流域内城市建设迅猛发展，工业企业快速增加，大量城市生活污水和有毒有害工业废水直排入河，致使小清河严重污染，沿河百姓深受其害，强烈呼吁尽快治理小清河。面对百姓的呼声，山东省委、省政府果断做出“根治小清河，兴利除害，造福人民”的战略决策。成立了由张瑞凤副省长挂帅，省环保、水利等部门负责人、沿河五市地分管市长、专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小清河污染综合治理调研组。

1993年8月3日，是调研组集合报到的日子。谁知晚餐刚刚开始，儿子突然打来电话，哭着说：“爸爸，你快回来吧，我妈妈烫伤了！”儿子的哭诉之声，被坐在身旁的调研组副组长、省环保局庄局长听到了，他十分关切地说：“于处长，媳妇烫伤了，快回家看看。明晨早点回来，别耽误了大部队出发。”

八月的济南，酷热难耐。我家住五楼顶层，简易楼房，没有空调，屋内椅席炙手，热如蒸笼。我急切进屋，只见妻子躺在床上，苍白的脸上热汗涔涔，两条大腿上凸起着若干个鸡蛋般大小的水泡；小腿上的水泡大小不一，数量较多，看上去像是成串的葡萄；两只脚的面各是一个完整的大水泡。这些水泡明晃晃，亮晶晶，似乎随时都有撑破的危险。

我如万箭穿心，一边用手帕轻轻擦拭着妻子脸上的汗水，一边心疼地问：“韵梅，很疼吧？你咋烫得这么厉害？”

妻子眼噙着泪水，懊悔不已地说：“唉！这事都怨我。高压锅熬的小米绿豆粥，气没放完，我就急着去开锅。把手刚旋转到位，锅盖猛地被顶起，滚烫的热粥一下子溢了出来，先溅到大腿，顺着大腿又流到小腿，脚面……”

“烫得这么厉害，赶紧去医院吧。”

妻子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医院就别去了，烫伤这么厉害，到了医院肯定得住院。我若是住了院，明天你出发，儿子谁管？”

看到我心疼焦急的模样，妻子又宽慰我说：“我是大夫，烫伤后已做了些处理，水泡吸收后，慢慢会好的。关键是控制好，别感染。”

这时，刚上初中的儿子拽着我的手，央求着说：“爸爸，妈妈烫成这样，你就别走了。”

望着床上的妻子，瞅着跟前的儿子，我走留两难。儿子的央求并不过分，妻子烫成这样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我的确不该再走了。可明天调研组就出发，如此规模大的调研活动，省政府办公厅就我一人参加。从调研方案的起草，到每天的行程安排，都是由我负责。我若不去，调研活动谁来具体组织。再说，天这么晚了，即便换人也来不及呀！

就在我两难之际，妻子发话了，她平静却又坚定地说：“儿子，你爸爸工作要紧，让他放心地走吧。你也是个小伙子了，家里有难处，咱娘俩共同克服。”

妻子平淡质朴的话语，宛若重锤激荡着我的心。她的深明大义，让我万分感激感动。很难想象，我走以后，她将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和困难啊！

次日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给妻、儿做好了早饭，又去集市买了肉、蛋、菜放到家里。依依不舍，告别妻儿，赶回宾馆，跟随着大部队踏上调研的征程。

调研活动从小清河源头济南陆里闸开始，沿河东行，对流域内干、支流排污口，排污企业的污染源逐个进行排查。所到之处，污染状况触目惊心，不忍直视。时值八月，正是最炎热的时候，居住在沿河两岸的百姓，被臭气熏得，蚊蝇扰得连门窗都不敢开。污水不仅污染了河流，更污染了地下水，沿河百姓守着小清河却没法吃。滨州市委王书记在座谈会上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我从小在小清河边长大，过去的小清河，河水清澈，蒲草茂盛，鹅鸭戏水，鱼多蟹肥。家里来了客人，随时下河，捕鱼捉蟹，做出来的菜肴既鲜又嫩。如今的小清河，河道淤塞，树木枯萎，臭气熏天，鱼虾绝迹，成为了一条人人憎的臭河、害河。河水严重危害着百姓的身心健康，小清河再不治理，我们有何脸面对父老乡亲！”

白天忙于调研工作，顾不上多想。每到晚上，挂念妻子病情，夜不能寐。夫妻相识相知、相濡以沫的情景，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从部队退伍后，我经战友父母介绍与妻相识。相同的年龄，相当的学历，将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。从相识到成婚，没有花前月下，亦无海誓山盟。没有一分钱彩礼，更无定情戒指。我俩有的却是同甘共苦、贴心贴肺地过日子。难忘结婚登记的那天晚上，妻子满怀深情地望着我，郑重地说：“春生，今天咱俩登记了，从此就是一家人。你跟我交个实底，外面到底有没有欠债？若是有，我和你一起还！”当得知我确无外债时，她开心地笑了：“没看错，是个会过日子的人！”妻子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开心的笑容，让我铭记了一辈子。

转年儿子出生。家中没人帮着照看孩子，休完产假，妻子便将儿子送进了单位哺乳室。每天推着自制的四轮小孩车上下班，早出晚归。对于我，妻子工作上全力支持，生活中精心照顾。在部队时我落下了慢性肠胃炎的病根子。妻子精心调理饮食，晚上还为我按摩理疗。在结肠炎急性发作时，妻子在家里给我打针、输液和灌肠治疗。我长期从事文秘工作，加班加点是常事。每逢晚上写材料，妻子总是默默陪伴在我身旁。冬天帮着看炉子、换蜂窝；夏天为我扇扇子、驱蚊虫。夜深人静，她将一碗香喷喷、热腾腾的荷包鸡蛋端到我跟前……

十余天的调研活动圆满结束。我怀着急切的心情赶回家时，才知道妻子因烫伤感染已发烧多日。妻恩如山，情深似海。她烫伤严重，我却不能在家照顾。凝望爱妻，我愧疚不已。

调研活动终结硕果。1994年春天，省政府、省人大审议通过《小清河流域污染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》。随后，小清河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全面打响。历经多年的不懈努力，昔日人见人憎的“臭河”“害河”，如今变成了水清、河畅、岸绿、景美的景观河、环保河。

2006年春天，病魔夺去了妻子的生命。8月3日是妻子烫伤的日子，每年这天，我都到小清河畔，面对清河碧水，缅怀祭奠故去的爱妻。阴阳两隔十余载，她烫伤时的模样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“儿子，你爸爸工作要紧，让他放心地走吧。”妻子平淡质朴的话语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。

【行走笔记】

□彭文斌

南惹位于江西宜春市郊，规模不大，像一个小巧的盆景，又像一轴泼墨淋漓的风景画。据说，村名的来历与佛经中“兰若”相关，后来慢慢演化为今天的名字。事实上，这太平山下，千年前便幽隐着一处叫“能仁寺”的禅林。尽管时过境迁，但南惹的神秘魅力，依然从村名开始。

溪流的清唱传遍山谷，那些数不胜数的蝴蝶用薄翅运载着乐律，飞入夏花中。群山万木习惯了聆听这种原生态的歌唱，风一吹，绿涛起伏，仿佛正蓄势挤入南惹的怀抱。其实，我也是从无边的绿涛中撞开一道罅隙，挤入了南惹。

瞬息间，蝴蝶围着我翩跹起舞，溪水拍打着石头迎候，村口的石拱桥戴着花冠接纳我。鸟鸣声、流水声、虫子的演奏声和依稀的人语组合成南惹的方言，似乎在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。群山妩媚，似乎也想问候我。谁知绿唇刚刚启唇，我已经被那一坛坛绿色王国的醇酒灌得酩酊大醉。

这石桥建于明代还是清朝，我不得而知。青石板被阳光和风雨抚摸得尤为圆润、光滑。青苔和野花选择在这儿扎根落户，在与时间的赛跑中，它们俨然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沿着溪畔上山，曾经是南惹人的唯一途径。他们在八百多年中筚路蓝缕、披荆斩棘，坚守一隅，经营着自己的乐土，瓜瓞绵延，直至今日。一幅壮阔的山居图，缓缓展示于山谷，于无声处，秘藏着一个家族的兴衰、荣辱和悲欢。我站在几棵翠竹边，凝视着苍老的石拱桥，总觉得那桥面上依然有人牵牛荷锄而过，有人打马风尘仆仆而归。奔腾不息的溪水，深情款款，随时为人们濯濯洗尘。桥和溪，分明是南惹的迎宾序曲。

建筑和树木借助山势，一路追向云天。杏黄土墙，灰色瓦脊，青石板路，这些久违的传统乡村元素遍布南惹村头村尾。那棵枝叶婆娑的小叶青冈下，村妇正浣洗着衣裳，一只黑狗不时在旁边撒娇。满溪石头如铙钹，与水合奏出黄钟大吕之音，萦绕空谷，回旋不绝。

路转溪头，忽见老屋隐隐，翠竹挺拔，水杉修直，乱石垒砌出围墙，卵石铺设出幽径，布局精巧，风格朴拙。更大的青石，牵手搭设成台阶，一级一级，攀向云生处。我流连忘返于一面石墙下，与这满眼帘的石头对视、私语，吐露心扉。山间的时光与风一起蹑手蹑脚走过瓦片，薄薄的阳光与浓浓的翠绿联袂，渴望进入那一扇扇木窗。一只螳螂在围墙上缓缓爬行，停留于我面前，昂首，看向远方。它浑身披着翡翠，晶莹剔透，好像在专心地等待我取景拍照。

这只螳螂，忽然间打开了往事的大门。我好像回到了故

乡，在上学的路上追逐着螳螂、蝴蝶和蜻蜓，直到远处传来父亲的叫喊声，我这才拔腿飞奔向校园。有父亲母亲的故乡，也是如此纯粹宁静。在南惹的篱笆墙边，在南惹的黄瓜架旁，在南惹的广玉兰下，我犹如触摸到了故乡的肌肤。这儿的村民喜欢在大门上挂着匾额，两侧贴着对联，颇有古风。比如，那个秀美示范庭院，便高悬着“兰香若馨”的横匾，景致恰如《陋室铭》中所言：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

水是南惹的神助之笔。山溪昼夜不舍地绕村献唱，时如回旋的裙裾，时而束起小蛮腰，时而气势如虹轰然作响，时而娴静如处子美目顾盼。红豆杉、水杉、银杏仿佛休闲者，随意站于两岸，构成情境画廊。檐下，我端着一碗山泉水豆腐慢慢品尝，静静听着溪水的欢歌声、稚童的欢叫声、一山的天籁之音，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诗句：“依山而居，水豆腐就是溪流模样，碗里还有夏天、天籁与花香。”以溪流为枕的南惹，花有菊的香，水有桃的气。夏日，变得像潺潺流水，如此缱绻，如此漫长。

到南惹，自然不能不看千年银杏，那是古村的经典之作。太平山麓，巨石峭壁之侧，高耸着两棵种植于唐初甚至早于唐朝的银杏树。其树龄超过一千五百年，树围达到十六米，树高有五十多米，树叶覆盖面积超过一亩地。它们屹立石径两边，仿佛忠诚的卫士，为南惹守护平安吉祥。

我从来没有看到如此年长的银杏树，也从来没有看到如此铁骨铮铮、傲岸张狂的银杏树。它们坚守村头，从不言老，沧海横流方显本色，繁枝茂叶依然吟赋新诗。它们像岁月之刀造就的雕像，深扎大地，托举起苍穹。在这儿，一切苦难变得那么苍白。我甚至想起开天辟地的盘古，是的，两棵古银杏就是南惹的盘古。

好像看一场赣西的采茶戏，现在到了高潮。南惹的村民们没有离去，他们拨开宋元明清的云翳迷雾，静静坐在村口，等待锣鼓声中好戏开演。戏台，就是大地；演员，就是古银杏。那枝叶里，收藏着风雨雷电；那树干中，涌动着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。我安安静静坐在村民们中间。我和他们，多么像银杏的孩子。

朦朦胧胧中，巨石也开始表演了，它们的舞姿粗犷雄浑，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。对于两棵银杏而言，知音始终是这些冷峻的石头。它们以千年为誓，成就了一个绝版的南惹。

一切事物，终究要与时光和解。南惹理解了一个过客的含义，也理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夏日何其炎炎，夏日何其漫漫。在南惹，不苦夏。我愿意是古银杏的一片叶子，待到凋谢时，也不会离开这方土地。

## 南惹夏日长